

明
從
信
錄

新
子
知
知

PDG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鳳翥

孝宗敬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叅議

時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講官當訪求真儒充任不宜苟以俗儒副其闕二曰為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理學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學士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其德三曰遠詬訕以處內官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黜罷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其所謂守成策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行舉其端而類敗之俗尚仍其舊坊之俗業疎入允辭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召遼東巡撫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十二月初

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以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三月上視太學謁先師○初修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諸囁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璉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囁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

今皆弃之畿東嶺南之間毒霧障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真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霄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按于謙是河南時公解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誅死賜封父老聞之成弟泣相率詣故鄉為位哭奠後伍子胥逃吳之李夢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祠遂良為墓四忠祠嗚呼兩地事祀四忠並列于死矣

少詹事楊守陳請勸講學聽政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奏請聖駕日御便殿宜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闕其章奏如此則大臣之賢否與庶務之得失皆無眩惑矣

按王恕後之言與楊文愍合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議政便殿未必并二公之言也

四月天壽山及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土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

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官之
乃傾身阿結昏夜於門前跪謝建言欲起還并道侍
以來莫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昂上疏請
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
劉吉尚留察結奸道昏暮款門乘後取便無所不至貴
戚薦善依憑宮壺兄婚壘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人
私門數占十罪自謂李林甫之輩口刻腹買似道之牢
龍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議斥以應災異以同天意可也
疏上御史魏璋等何吉意文章劾昇為輕薄小人左
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甫是人
目吉為劉庸花以其所彈也

八月定封贈繼母例○土魯番殺忠順王孚慎復據哈密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繼宗山西陽城人為嘉興知府止帶參頭一人如放萬
然滿九其老幼連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湖江按察使憲
綱振肅綱藩臬諸司所用戒辦千下鎮守之官供給日
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布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三

方外戚宦家庄田多佔民間地上繼宗悉奪而還之惜
貴敏踪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
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併下天性與人不苟合
人多懼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
人謠于者
如其名云

以都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

時李良用事典御廐為宏欽乞陞既得旨矣武選郎中
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
及非人而竟奪其爵命上諭偉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

洪謨常著經書疑辨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
載之惑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懷誠許著為書未成而
卒

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

容崑山人有志經濟球力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禮
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斷官職方時違報旁午章奏
日或三四上凡窮情虛實地理陰陽兵力分合皆平然
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遊人覽服而正安南再與典歲
李良乞陞數事尤傳上登極上疏論入事日儲養台
輔教事熟成愛惜人才入任巡撫極力調練兵
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相國疑容侵官
將除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旨出為叅政容
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
嘆容著述甚富官式廣稿我園雜記等書
冬餘序錄云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
司應朝去職濬繼之待其所親貧恭自恣兩京考察
皆得定望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
曹濬重到地無皮之誣聞者快之
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敏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四

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劉林檎臺延表二千餘里
為固備且諸置榆林衛壘曠土為屯由計府至北首指
莫敢近又開徑陽縣以便遊鑒南山道以便餉粍乃南
北更成收帳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輒厚賞下
乃用命事功載在
史册多不可泯者

諭御史湯鶴壽州知州劉繫成河西庶吉鄒智廣東石城

千戶所吏目

按羅先是御史差印馬赴內閣會務言新政之初公筆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裏而不從羅
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誣外人由是內閣
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通書州知州劉繫考滿來京
與繫往還論時政繫言與劉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陷澤中公左右手把五色石于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繫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
馬文升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羅
與壽州知州劉繫妄言朝政欺誑智廣者劉吉因入智名

怨爲務。上初卽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
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甫、京利道、保舉王恕入閣
之速罷去萬安。劉吉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
與廷內外不合。劉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
等守備南京，計奏給事中方向等言：「票旨貶責，始盡恕
奏薦尸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誦御史思壽不
諱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卿。恕又薦大僕士卿白思明爲
都察院御史，延緩吉誦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
謂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去所
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

1000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

福于神不已惑乎
上嘉納之

李夢陽曰：季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不讀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六

皇明從信錄
大理寺評事

卷二十四

五

按名臣錄鄉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與夢中不識身猶繫又近東風逐紫宸其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擊見衆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餘千萬言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朱諸儒沒後如鄭汝愚者殆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

大理寺評事夏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舉有譴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賢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曷爲南京通政司知事

政司知事

先是鉉奉命南京教塲典軍數十年不准就調守備官
素其刀墜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守備官
命雖重不宜謂吉不聽從復奏言吉雖不聽朕遣友奉
以爲老臣言宜聽鉉卒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

有贈諸侯一娶九女皆庸
儲之道也是故世傳不絕

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畧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
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弊海鹽煎熬全
資灶戶雖有分業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
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
糲飯不能飽飡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
無人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塲刮泥
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滴之苦也煎煮
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
此煎辦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

惶此賸鹽之苦也病疾叢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節賦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留覽

五月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秉字執中曹縣人真純正直盡心職務所至有聲進退不失景泰中巡撫大同嚴禁武官賸剩軍士遺排陷落職英宗知其誣起字南臺憲宗初巡撫宣府禦虜有功進吏部執法不阿忤時宰彭時弟革職給事蕭彥莊劾之落官保以尚書致仕朝野不平後臺諫交薦竟不用

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李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斐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兩德倉卒犯城鏞臨任總三日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七

鄧兵適已調發象議閉門守鏞曰賊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嚴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謂鏞沮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主兵鏞笑却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轡而門啓隨閉賊遽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爾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我賊卽測姑導以行遂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還賊地一亦呼去賊鏞問何人乃序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啊賊露刃出迎旁刃夾鏞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衆參見賊取鎗置於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衆首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兄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東賊衆此苟圖殺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勸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汝汝若朝能從我當有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資汝汝若無從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

援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低安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賊我不及入城可卽此進賊除治中戶設床簾鏞徐從賊獲寶待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我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曰此中樞計生奔競去鏞按轡出嗣數十賊騎相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陷導來脂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橋汝賊上投與之賊取爾而去送終任不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

守陳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曰之叔謂我節取吾猶發婦也守節三十去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殺內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八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根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募一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丘濬曰成周之制於籍千夫司徒征行則屬之六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役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徙而民將不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此類然繁出則得其人以爲在兩卒族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賦官耕而自食無庸給之費而食自餉豈非制兵之得其道或建謂果能行弘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庶幾成周遺意第借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於朋舍混編催募頂役也所以猶未合古未盡善與

十一月祭高郵湖堤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后父張巒爲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九

國授之以目 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 先皇帝大恩命副都宣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冊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隣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其香番物若干食附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肅受之肅固辭曰緩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肅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致

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珣卒贈祭葬諡文和

珣字叔溫青州人景泰初議迎鑾天順初侍講東宮多所發明 憲皇時侍從延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徇私情入內閣果斷無忌末年論李孜甫左道亂政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治紀貴紀旺等許冒 皇親罪

初 孝懷皇太后辰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戚內使郭端開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內侍陸恒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端心知其僞弗發置托鎮守兩廣中使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米糧使姪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成曉目之名其里口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曰主郭端曰章而員李猶致富願我真李姓不可手璋因與端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計父成之僞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娶李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李春等聞 上取至京父貴今姓名較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端偕陸恒審驗乃兩馬解令父成馳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次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湫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瀾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

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漲洩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失無常時治法小異蓋有變有流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疏其說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壩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四

十一

鴻之則五竅者先測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雨澤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疏議于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命有司廣積倉糧每十以上務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 弘治四年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南歸

按雙溪雜記先是喬新惟重玉帛琴不平劉吉所行吉憾之及得鄒魯劾章遂從中主其事竟令致仕魯後請成爲他家廢辱暗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
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論之不聽

五月賜死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四

十二

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廉名夙著父肅公言公在文選每見其書則如賢者之得進見其愛則如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不變三原晏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嘉靖中禮部尚書謹文毅于備亦爲文選郎中

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世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使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實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固班固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雖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則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徵封 張皇后弟伯麟命吉

撰誌奏吉言必盡封 周 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

實欲格選以俟貽 王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

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

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忠孝著聞其子官給事中法以不欺為本末嘗

此劾職者皆至公無私改其事業是明後儆今之人去

私子或言有善諸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著

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起泰絃為南京戶部尚書絃既免王恕極言絃清

忠不宜罷遂起用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七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

性使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心保下議以如

妻之天順初驥為權貴構害驥亦坐累請免成化初

驥遷監獄有囚累歲今驥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守奉

節義理冤密糾察之驥為政不苛時重挾言者有妖

人與患為驥為書以感驥為政者所除悉數十有八

音當坐死驥曰昔者得患耳除者愚民何辜得患誠

以告驥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

地皆言者或證其用不校上怒道中使請責驥其以

應則司提督之職也其掌印清京師察非常嚴好冠

則號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

是是數載延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姑息縱容

前車務為長厚格守厥職司南車二

安仁伯源尋進爵為侯

壬子 弘治五年

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守哈密○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廷瓚為寧安知縣聞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

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御御史巡撫廣西知

之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貴州巡撫廣西知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七

東故令公亮莫不咸悅聖田不略界入市不二價四境

晏然時如中州尋擢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撫貴州

級法律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給

命家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虛公嚴明將投用

平善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疎驕縱於惡驍清

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

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吏張

紹休 烈祖也適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一年之後往

三月冊立 皇子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曰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

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

紹休 烈祖也適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一年之後往

詞林泥瓦丘瀆此號人聖心益如解用然游時年已
耄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召而聽信內閣實瀆有
以席之也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縣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
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令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

按水公其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世親國徐公黔
此乃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也嘉靖中罷以開
國遠賜李岐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溫河之後肇坤居
定遠侯湯東國之後佑賢爲靈壁侯而誠意伯孫瑜亦

卷二十四

十六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其子鶴齡襲封○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鹽課領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賒利下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必無甚貴云時至戶部尚書蔣洪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無多而得易辦之利迺然之內閣徐洵洪同年最厚洪洵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盛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旣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漸騰商邊儲愈蹙近矣

十二月廢荆王見瀟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貴州都勻清平夷叛。詔平蠻將軍出湖湘之師征之。師既集，貴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于一卷，題曰南征紀績，指日而誓。乃進薄其巢穴，燔其寨，俘獲不可勝紀。瘴烟肅清，居民安堵。

二月兵科吳世忠疏曰：昔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七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誡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謫。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命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許州有棗祇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巡撫徐恪以聞。勅參政朱瑄董其事，隨宜濟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奸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漑旱熯得以有備。

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詔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明正平王蒞苗通高永之罪。皆當時所難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八

惠安。都御史林俊奏議請彭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賜各節，近之其視吳謝諸文格，雖驥驥文瑞，葉盛謚文莊，實足稱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跡細不類其天下之心。

十月勅南京內外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南京，南京乃太祖開基重地，列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爾等受茲守備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祖宗慎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侍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也。爾等其思祖宗

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按李瑞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長幼和睦。室無異財。鄰元合脫人。五世同居。兄友弟悌。不求異財。未勇陳。而安東所千戶。五世同居。居徐梁陵川人。自祖及梁氏。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靈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異言。黃鍾慶遠縣人。六世同居。男女十指。合門。室無異言。曰義門。王玉泰。人。世業醫。自始祖。合至王。凡八世。共爨。人無異言。曰義門。張氏。太原南大理寺副。妻夫亡。哀毀盡骨。面已而自縊。死。諸氏。雁州舉人曹文通。妻文道。會試病死。聞訃哭泣。不絕。極至。取大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高氏。解符縣夏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四。九。

永昌妻夫亡痛哭不絕。自縊於各旌曰貞烈。

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溫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儲璫為吏部考功郎中。璫留意人才。考注賦否。無不曲當。

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鏡。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

湫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其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湫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

可。王方興而張湫東堤決。合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千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難勞。無虞。乃復命

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鏡。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鏡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災。秋宜戒飭。后戒防禦。避患疏

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連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湫堤。更

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四。二十。

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

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滑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睢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

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湫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宋濂治河議曰。此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彭蠡湖。夏禹之治。故河常橫潰。為患甚多。為之。委以疏導。未可。以力除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大徑而下。隨為二派。至于大合。轉為九河。入于海。而後使一河。以其勢自平也。今河合。轉為九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恐為已。民生。恐為已。古。尤甚。莫若浚。水。曹鄆。河。使其水。浚。復。干。古。道。然後導入。

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遂託龍川兵

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誣實啓之

廖道南曰洪武建文間則有劉伯溫之闢大宋景濂之

浩博王子充之祥正方孝孺之福雅永樂宣德間則有

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弼之豪嚴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

則有李文忠之茂劉文安之誠嚴然皆經際豐腴未

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融古渾今哀然爲一代文宗

也自是以後若程璧璣李西涯諸公蓋開文莊之風而

典起焉者或乃以爲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

者哉贊曰瓊海浩翰珠璣映發含靈鳴和誕生文莊

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麟角下凡玉潔銜義有補世史

有綱潤色皇猷俾益典常我髮未髭歸胃仰止布帛菽

粟有資

國紀

名臣錄曰丘文莊公頴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爲已之學

見于朱子學說經書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

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

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雙槐歲抄

曰丘公禦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不釋卷

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近俗作其介懷二也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三

歷官四十載德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圖而已京師

城東臥第始終不及其庫儲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

循理爲要常而責陳主事張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

謝遠王鑑二學士讀書循理毋得飲廢事至面檢毛修

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

多恨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

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按公素履于謫法

何得交正交清而僅得謫文莊其以此夫

按近日議丘文莊著述者惟劉從謝錦王環耳劉閣老

常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數椽只文索王又莊應之曰

劉希賢有一屋索王只欠數椽後惡然甚愧王晉溪始

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益約而不簡誠及真西山衍義

謂其見已差焉呼西山衍義一書萬世人君之範純義

政之準繩丘文莊服而補之論述益精益密規模益闢

益大其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

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傳誦焉慶學士極贊其

一體適用謂之皇猷超前轍后云然

一代誠非過情矣嗟噫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

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劉萬茶陵人曾祖文詳以成錦隸金吾遂居京李

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地置膝賜

上林珍果奇氣益發八歲後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

南十六歲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殿吉士授

編修累遷

至今官

安南侵占城其國王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

學士徐溥等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

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

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

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二

噀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何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按內閣學士之職疏末數語實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

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

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

八年之治厥有自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

哈密入其城而還

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驕驕聲言領夷兵

一萬而雲梯攻肅州城併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

夷數百掠哈密密爾肅州撫吏指揮楊壽以奏事至京

熟諳失情兵部前書馬文升調以襲殺牙蘭之策謂從

軍東衛至密雲邊際捷者謂軍東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糧糧之取之必矣父升善乃奏前勅甘肅守臣有來進信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軍東兵兵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密雲城牙蘭和知率眾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是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試略密雲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軍及太監陞開不遠師制取密雲無益于事臣等軍士遠征勞苦宜宜賞上念遠臣出塞有功加開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依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會奏

四月張獻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獻華授討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舊松等處水道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五

先是命賈賈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賈請以主事賈白茅港小舟往來究水源相地勢蓋以開其源下流不流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艾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吳山楊城吳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太湖趙屯等湖洩吳淞山水湖吳承等湖于海關斜壩七鋪鹽鐵等塘洩楊城山水湖吳承等湖以達于海關斜壩七鋪鹽鐵等塘洩楊城山水湖吳承等湖湖天日安古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又開常州之百清淺深戰戰江練湖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淤滯是役也募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數十年後復壅塞亦以未

八月部設江西巡撫于南贛時汀漳多盜而嶺南潤湘好

民之肆掠掠為東南大患三司議為宜設巡撫臣置司與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政令一而鄰

境有司協心盜易平矣奏上從之○以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祿卒謚文恪

祿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素來僑籍神世濟其美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曷河南江西大震電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上命南京文武羣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胡燦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一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五

橫行吞噬無厭其鞋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極要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易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爲帶危既而廣等果以賄敗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給事韓祐疏曰馬政近例計丁牧馬當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則馬歸得業

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官令官開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遇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占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贖買馬之費從之

五月妖僧張金奎等伏誅

按掌初逆賊西朝已歸以藥餌符水惑眾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太行典等各各號製布帛為旗幟以要後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易婦燒香焚以狂暴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叱咤言不能去有雷相用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取官符時行道者多被過脅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竿調兵捕之金奎與行典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主

上命依律處次以事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核發口外充軍捕賊有功下勅勞之
科臣龐淳等及道臣劉紳等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件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汗等率同列文章論救上震怒併逮繫多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恥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而罪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李憲諸人以疏諫離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尤慘李絳有言憂先干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憂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按自李東陽入閣閣中疏草多出其筆此疏則切而簡明辭枝而意足納瞞不當如是耶

麻峪山有銀鑛守臣中吉橫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四

天

屠勳上疏極論力章

勳老成歷練遇事無不周詳時經累遷備奏分藩州建昌營雲三縣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合城設險居守又于黃花鎮置營堡戍兵勞勳終勤之世慮不致犯屢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致仕卒贈太子保謚康僖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五

東莞陳 廷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巳 弘治十年

奉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

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勅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

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

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王

殿 上命司禮監取羣臣奏本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

計較溥等相與議定以次陳奏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五

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

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領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賜茶而退

李東陽奏對錄曰自天運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

閣不過三語是日經筵罷召詢對議廟筭問詳文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

軍務經略哈密越至鎮以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

掠率兵持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眾 命戶部

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

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勞定天下事在選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

上父老日夕講究選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粮

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

願告報者來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

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

歸邊人歌思之

舊性時艱貢法有來告換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

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賣邊上軍民粮草陸

主自六歲此法有存便中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

人亦即欲收銀無處得買也三十年來無此良法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晉卒

年二十 廣東巡撫西從賊流劫雷廉高雷等處及新會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五

粵東民業城置堡寨聯絡以守賊不能克以城守

進府同知羅按察僉事平治盜賊九載滿道副使管平

後山賊置新寧縣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陽江賊

新數萬皆獲賊首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按察使進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

方賊殺賊悉過去咸稱爲三廣公云

三廣公傳曰嘗爲兩廣總督四十餘年行兵兵不先

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餉多疑兵多也案

成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粮聚兵惟曰成守賊預為之

備或通兵則不遇賊時強賊或遇久不得戰以食或歸

即數路兵直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燒營行以食或歸

將即先知直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燒營行以食或歸

兵即數路兵直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燒營行以食或歸

能通事安客傳組未備賊已報捷生客驚惶兩

廣賊既既焚民室盡掠民妻女煎其肉不得耕種

無司府上撫按復數月乃謀食復數月乃得耕種

又數月乃集兵復數月乃得耕種

乃聘通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募功錄其妻女為汗
幣按官率幸功亦得無錢罰其則縱狼捕獲郡邑
沿河之居民放過年兩重兵與賊未期兵期同里已驢
兵才及賊境良民已茶兵退實未期賊已後出焚劫矣
乃益著云

五月京師風霍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
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得赦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戊午弘治十一年

正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
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浪之流恐或損虧盛德上嘉納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三

三月少師大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
諡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罷使從容委
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五月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一清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
有修文詞者有收舉業者有志道者雖所學不一皆
進而與成之每歲入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博學不
遺其技士愈久愈嚴方試時咸守法弗敢妄一命
額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附以發策略無姑息又命
郡邑製諸禮樂之麗舞諸生肄習久之欲歌盈寸曲上

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謂上之士
又拔諸髦士上書院射授經傳故遐方之士咸得親炙
尤明于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舉舉四五人率不
出七八人之外凡所取諸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
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詐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
卒如所言其所進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
當其時雖窮室不能奪生員之榮雖極按
縉紳不能說謀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
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豈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既而泰
中亦火乾清官燬或問孟春做于古出何書孟春日予不
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四至五

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于字能火郡
中宜慎火燭嚴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
意其亦驗也

九月清寧宮災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
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恭自代亦不許○李廣自殺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謚襄敏越
濬縣人慷慨善用兵凡邊境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盡
知之尤能識拔名將但多機變結權援與士論少之

已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已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文升請